

THE COLLE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老人与海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人与海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译林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ISBN 7-104-01560-4/I · 638

定价:定价:480元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满春伶 译



前 言

海明威是美国伟大的小说家。早期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文体简洁，风格独特，在欧美很有影响。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诞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父亲是医生，有时带他一起出诊，培养他对于钓鱼、打猎等户外活动的兴趣。母亲爱好艺术，所以他自动喜欢音乐与绘画。1917年中学毕业前夕，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为眼睛有病没有入伍。同年10月，他进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提出“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从而直接地影响了他日后简练的文风。

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志愿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1919年初回到家乡，练习写作。1921年去多伦多，担任特写记者。数月后去欧洲担任《星报》驻欧记者，1924至1927年担任赫斯特报系的驻欧记者。

海明威驻欧期间，从没有停止自己的写作。他通过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结识了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斯泰因鼓励他写作，并开导他如何写得精练和集中。1922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寓言、诗歌和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了第一个集子《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4年在巴黎出版另一个集子《在我们的时代里》，发行量甚少，影响不



老人与海

大。次年同名的集子于美国出版。这部小说集和模仿安德森的作品写成的长篇小说《春潮》(1926)虽然销路不大,却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当时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海明威“具有新的气质”,形成了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

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英国版题名《节日》,1927)。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并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著名的有《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和《杀人者》。

1929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永别了,武器》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约洗练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炼的的日常用语等等,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30年代上半期他发表的作品有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关于在非洲狩猎的札记《非洲的青山》(1935)。

1936年,海明威发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一个作家临死之前的反省。

1938年发表剧本《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于1940年发表。

海明威40年代初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42年至1944年



间，他驾驶“皮拉尔号”游艇巡逻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控为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获得铜质奖章。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小说写一个古巴渔民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好不容易逮到了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作品体现了不怕失败的“硬汉子”精神。小说中的渔夫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鲨鱼的斗争中尽管失败，但他坚韧不拔，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桑提亚哥这个孤军奋战的形象是海明威20、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它的艺术概括程度更高，达到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老人与海》获得1952年度普利策奖。

1954年，海明威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

古巴革命以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压、铁质代谢紊乱、糖尿病等病，精神抑郁症十分严重，但多次就医都没有效果。1961年7月2日的早晨，海明威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妻子玛丽发表了他的两部遗作：《不散的筵席》（1964）和《海流中的岛屿》（1970）。



老人与海

海明威在近 40 年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彷徨和惘然若失的情绪。他两部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成了现代世界文学名著。20 年代后期，他塑造的“硬汉性格”在美国文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散文风格方面，正如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所说，他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对以后的许多欧美作家都有影响。海明威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却是一位开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前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但是，过了四十天还没逮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肯定是十足地“倒了血霉”，也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第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到老人每天回来的时候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助老人拿鱼钩，或者鱼叉和卷起的钩索，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象征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憔悴而消瘦，脖子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子上有些褐斑，那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延伸下去，他的双手经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可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古老。

他身上的所有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两人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我家挣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如何捕鱼，孩子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到了一条交了好运的船，和他们呆下去吧。”

“不过你应该记得，你有一次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天天都逮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晓得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他的。”



老人与海

“我知道，”老人说。“这是理所应当的。”

“他没有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但是我们有，不是吗？”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伙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大家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很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看着他，觉得难受。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谈起海流天气始终那么好，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经回来，把大马林鱼解剖开，整片儿地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经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端的鲨鱼加工厂去了，吊在复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去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吹来一股气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由于风转向了北方，后来渐渐平息了，饭店露台上阳光明媚、可人心意。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正拿着酒杯，想着很多年前的事儿。

“要不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你去打棒球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多少为你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活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点儿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点儿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都被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向船头猛推，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见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是在砍一棵树，我还记得全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和你说过？”

“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饱受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看着他。

“假如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肯定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说。“但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搞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到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我把它放到匣子里腌了。”

“让我帮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信心和希望从来没消失过，如今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样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好吧，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吧？”

“我愿意去偷，”孩子说。“但是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的心地单纯，不去琢磨自己什么



老人与海

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但是他知道此时正达到了这个地步，知道这并不丢脸，因此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去哪儿？”孩子问。

“驶到远方，等到转了风向再回来。我想天亮之前就出发。”

“我要想办法让船主人也驶到远方，”孩子说。“这样，倘若你确实钓到了大鱼，我们能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哪。”

“他的眼睛这么不行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可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未捕过海龟。这东西才伤眼睛哪。”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不是还挺好的嘛。”

“我是个非比寻常的老头儿。”

“不过现在你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有很多窍门可以用呢。”

“我们把家伙拿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就能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伙。老人把桅杆扛到肩头上，孩子拿着里面放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藏在小船的船梢底下，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舷时用来收拾它们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



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那些粗钓索和桅杆拿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好，再说，虽然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是他认为，把一支鱼叉和一把鱼钩留在船上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引诱。

他们沿着大路一块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边，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伙搁在它的旁边。桅杆和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样长。窝棚用大椰子树的叫做“海鸟粪”的坚韧的苞壳做成，里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个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纤维结实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挂着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但是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独了，现在它在屋角搁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的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吗？”

“有锅鱼煮黄米饭，要吃点吗？”

“不，我回家吃。用我帮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兴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鱼网拿走好吗？”

“当然好。”

事实上并没有鱼网，孩子还能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都要扯一套这种谎话。另外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逮住一条除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用鱼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老人与海

“好吧。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的消息。”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的。可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杂货铺中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和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天早上就能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你告诉我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也担心底特律老虎队。”

“当心点，否则连芝加哥白短袜队和辛辛那提红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地看报纸，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应该去买张末尾是八十五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行啊，”孩子说。“但你上次创造纪录的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这类事儿不会再发生。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十五的吗？”

“我能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需要两块半。我们和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肯定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也许我也借得到。但是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罗。”



“穿得暖和些，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在九月。”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份，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

“现在我去捞沙丁鱼了，”孩子说。

等孩子回来时，老人在椅子上熟睡，太阳已经下去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很奇怪，人已经十分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并且当老人睡着了，头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道打了多少个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很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很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连一点生气也没有。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在晚风里，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老人还在熟睡着。

“醒来吧，老大爷，”孩子说，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

老人睁开眼睛，他的神志一时似乎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然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来吃吧。”

“我肚子不太饿。”

“得了，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曾经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然后他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活着，你就绝对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



老人与海

“这样说，祝你长寿，自己多保重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这些放到双层饭匣中的饭菜是孩子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的口袋里有两副汤匙和刀叉，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个老板。”

“我要去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啦，”孩子说。“你不用去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大块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么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我应该在鱼肚子肉之外，再送给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很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喜欢喝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但是这是瓶装的，阿图埃牌啤酒，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

“你真细心，”老人说。“我们就吃好吗？”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温和地向他说。“没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愿意打开饭匣子的。”

“我已经准备好啦，”老人说。“只要洗洗手脸就行。”

你上哪里去洗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我应该把水带到这儿来让他用的，孩子想，再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来。我怎么这样粗心大意？我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茄克衫来给他过冬，再要一双什么鞋子，并且